

欽定明史

卷一百一十九
八十九

明史卷二百八

列傳第九十六

總纂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芹

汪應軫

蕭鳴鳳

高公韶

齊之鸞

袁宗儒

許相卿

顧濟

子章志

章僑

余珊

汪珊

韋商臣

黎貫

王汝梅

彭汝實

鄭自璧

戚賢

劉繪子黃棠

錢薇

洪垣方

懷璣

周思兼

顏鯨

張芹字文林峽江人弘治十五年進士授福州推官正德中召爲南京御史寧夏旣平大學士李東陽亦進官廕子芹抗疏曰東陽謹厚有餘正直不足儒雅足重節義無聞逆瑾亂政東陽爲顧命大臣旣不能遏之於始及惡跡旣彰又不能力與之抗脂韋順從惟其指使今叛賊底平東陽何力冒功受賞何以服人心乞立賜罷斥奪其加恩爲大臣事君不忠者戒疏出東陽涕泣不

能辯帝責芹沽名令對狀芹請罪停俸三月給事中竇
明言事下獄芹疏救之帝嘗馳馬傷編修王思切諫坐
遠戍芹曰彼非諫官尚爾吾儕可坐視乎遂上疏曰孟
子言從獸無厭謂之荒老聃曰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
心狂志荒何事不忘皆甚言無益有害也今輕萬乘之
尊乘危冒險萬一有不可諱皇嗣未誕如宗廟社稷何
帝不省尋出爲徽州知府寧王宸濠反言者以芹家江
西慮賊劫其親屬取道出徽乃改知杭州已復還徽州
嘉靖初遷浙江海道副使歷右參政右布政使坐爲海
道時倭人爭貢誤傷居民罷歸芹事繼母孝持身儉素

臬袍糲食終其身

汪應軫字子宿浙江山陰人少有志操正德十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四年詔將南巡應軫抗言自下詔以來臣民旁皇莫有固志臨清以南率棄業罷市逃竄山谷苟不卽收成命恐變生不測昔谷永諫漢成帝謂陛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數離深宮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逐典門戶奉宿衛者執干戈而守空宮其言切中於今夫谷永諧諛之臣成帝庸闇之主永言而成帝容之豈以陛下聖明不能俯納直諫哉疏入留中繼復偕修撰舒芬等連章以請跪闕門受杖幾斃教習竣

擬授給事中有旨補外遂出爲泗州知州土瘠民情不知農桑應軫勸之耕買桑植之募江南女工教以蠶繅織作由是民足衣食帝方南征中使驛騷道路應軫率壯夫百餘人列水次舟至卽挽之出境車駕駐南京命州進美婦善歌吹者數十人應軫言州子女荒陋無以應敕旨臣向募有桑婦請納之宮中傳受蠶事事遂寢世宗踐阼召爲戶科給事中山東礦盜起掠東昌兗州流入畿輔河南境應軫奏言弭盜與禦寇不同禦寇之法驅之境外而已若弭盜而縱使出境是嫁禍於鄰國也凡一方有警不行撲滅致延蔓他境者俱宜重論報

可在科歲餘所上凡三十餘疏咸切時弊以便養乞改南遂調南京戶科張璫桂萼在南部方議追尊獻皇帝雅知應軫名欲倚以自助應軫與議不合卽奏請遵禮經崇正統以安人心不報嘉靖三年春出爲江西僉事居二年具疏引疾不俟命而歸爲巡按所劾詔所司逮問應軫自陳親老鮮兄弟乞休侍養吏部爲之請乃免逮久之廷臣交薦起故官視江西學政父艱歸病卒

蕭鳴鳳字子雝浙江山陰人少從王守仁遊舉鄉試第一正德九年成進士授御史副使胡世寧下獄抗章救之同官內江高公韶劾王瓊誤邊計言松潘副將吳坤

請增設總兵於成都瓊卽以坤任之花當本我屬衛日
憑陵由本兵非人致小醜輕中國瓊怒奏許公韶中旨
責公韶陰結外蕃交通間諜令首實鳴鳳上疏曰公韶
劾瓊所論者天下之事瓊不當逞忿恣辯以箝諫官口
中旨責鳴鳳黨庇而謫公韶富民典史鳴鳳又劾江彬
恃寵恣肆蔓將難圖士論壯之尋巡視山海諸關武宗
將出塞捕虎鳴鳳疏諫因具陳官司掊剋軍民疾苦狀
不報引疾歸起督南畿學政諸生以比前御史陳選曰
陳泰山蕭北斗嘉靖初遷河南副使仍督學政考察拾
遺被劾吏部惜其學行調爲湖廣兵備副使明年復改

督廣東學政鳴鳳三督學政廉無私然性剛狠以憤撻肇慶知府鄭璋璋慙恚投劾去由是物論大譁八年考察兩京言官交章論坐降調已與璋相詆訐皆下巡按御史逮治鳴鳳遂不出公詔正德中爲御史嘗劾總兵官郭勛罪朶顏花當入寇又劾總兵官遂安伯陳璘中官王欣巡撫王倬鑣坐解職世宗立起謫籍歷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終戶部右侍郎

齊之鸞字瑞卿桐城人正德六年進士改庶吉士授刑科給事中十一年冬帝將置肆於京城西偏之鸞上言近聞有花酒鋪之設或云車駕將臨幸或云朝廷收其

息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乃至競錐刀之利如倡優館舍乎應州奏捷帝降敕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勦寇有功宜特加公爵制下舉朝大駭之鸞偕諸給事中上言自古天子亦有親臨戰陣勘定禍亂者成功之後不過南面受賀勒之金石播之歌頌已耳未有加爵酬勞如今日之顛倒者不知陛下何所取義爲此不祥之舉以馘天下耳目貽百世之譏笑也未幾請召還編修王思給事中張原陳鼎御史周廣高公韶李熙徐文華李穩施儒劉寓生僉事韓邦奇評事羅僑皆不聽帝將巡邊復自稱威武大將軍御史袁宗儒疏諫

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以去就爭之鸞偕同官言三臣居師保之重身係安危邇者先後稱疾今六飛臨邊踰月矣宗廟社稷百官萬姓寄空城中人心危疑幾務叢積復杜門求決去萬一事起倉卒至於債敗三臣將何辭謝天下乞陛下以社稷爲重亟返宸居與大臣共圖治理已而御史李潤等復爭之卒不省之鸞再遷兵科左給事中中官馬永成死詔授其家九十餘人官之鸞言永成貴顯用事十有餘年兄弟子姪皆高爵美官而其儕復爲陳乞將及百人永成何功恩濫如此恐天下聞而解體也帝將南巡之鸞偕同官及御史楊秉中

等交章力諫章入二日未報之鸞等不知所出伏闕俟命自辰至申帝令中官傳諭乃退明日託疾免朝欲以爲之鸞等罪會諸曹郎黃鞏等聯章力諫乃止不行然鞏等下獄杖譴之鸞輩亦不敢救也宸濠反張忠許泰等南征命之鸞偕左給事中祝續從軍紀功未至賊已滅羣小忌王守仁譖毀百端之鸞力白其誣忠泰廣搜逆黨株引無辜之鸞多所開釋且請蠲田租停力役寬逋負帝頗採納初冒徐姓至是始復焉世宗踐阼首上疏言祖宗法制悉紛更於羣小補救之道在先定聖志次廣言路先朝元凶雖去根據盤互連蔓滋多猶恐巧

相營結或邀定策之賞或假迎扈之勞以取憐固寵天下事豈堪若輩更壞言者久遏於權奸欲吐忠鯁懣憤之氣必有不顧忌諱至於逆耳者在嘉納而優容之若稍或抑裁則小人又乘之以讐忠直言路一塞不可復開大爲新政累矣陛下誠舉邇年亂政盡返其初中興之烈可以立覩帝嘉納之又劾許泰及兵部尚書王憲二人竟獲譴其秋大計京官被中傷謫崇德丞屢遷寧夏僉事饑民採蓬子爲食之鸞爲取二封一進於帝一以貽閣臣且言時事可憂者三可惜者四語極切帝付之所司時方大修邊牆之鸞董役巡撫胡東臯稱其能

舉以自代歷河南山東副使召爲順天府丞未行盜發
留鎮撫尋擢河南按察使卒官

袁宗儒字醇夫雄縣人正德三年進士授御史十二年
冬帝在大同以郊祀將回鑾旣而復止宗儒率同官力
諫明年夏孝貞純皇后將葬帝還京宗儒等復引災異
力請罷皇店遣邊兵旣又諫帝巡邊語極危切皆不報
擢大理寺丞嘉靖三年爭大禮廷杖歷官右僉都御史
巡撫貴州吏部尚書桂萼議宗儒改調遂解職歸未幾
起鄖陽改山東坐屬吏振饑無術不能覺察罷免以薦
起左副都御史扈蹕承天還京卒

許相卿字伯台海寧人正德十二年進士世宗立授兵科給事中宦官張銳張忠有罪論死帝復寬之給事中顧濟疏爭帝下所司議卒欲寬其死相卿言天下望陛下爲孝皇陛下奈何自處以正德帝議加興獻帝皇號相卿復爭之嘉靖二年詔廢中官張欽義子李賢爲錦衣世襲指揮相卿言于謙子冕止錦衣千戶王守仁子正憲止錦衣百戶賢中官廝養反過之忠勛大臣裔曾不若近倖奴殉國勤事之臣誰不解體部臣彭澤科臣許復禮安磐相繼言之悉拒不納母乃重內侍而輕士大夫哉尋復言天下政權出於一則治二三則亂公卿

大夫參議則治匪人僭干則亂陛下繼統之初登用老成嘉納忠讜裁抑僥倖竄殛儉邪可謂明且剛矣曾未再期偏聽私昵秕政亟行明少蔽剛少遜操權未得其術而陰伺旁竊者得居中制之如崔文以左道罔上師保臺諫言之而不聽羅洪載守職逮繫廷臣疏七十上不不行近又庇崔文奴奪法司之守斥林俊以違旨怒言官之奏擾事涉中人曲降溫旨犯法不罪請乞必從此與正德朝何異哉俊國之望也其去志決矣俊去類俊者必不留陛下將與二三近習私人共理天下乎今日天下與先朝異武宗時勢已阡危然元氣猶壯調劑

適宜可以立起何也承孝宗之澤也今日病雖稍蘇而元氣已竭調劑無方將至不起何也承武宗之亂也伏願深察亂機收還政柄取文輩置之重典然後務學親賢去讒遠色延訪忠言深恤民隱務使宮府一體上一心而後天下可爲也同官趙漢等亦皆以文爲言帝卒不聽未幾以給事中李學會章僑主事林應驄皆言事奪俸復上疏諫指帝氣驕志怠甘蹈過魯詞甚切爲給事三年所言皆不聽遂謝病歸八年詔養病三年以上不赴都者悉落職閒住相卿遂廢夏言故與同僚相善旣秉政招之謝弗應